

中国·书·籍·国·学·馆 全四卷 第二卷

三 国 演 义

《中国书籍国学馆》编委会 编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中国书籍国学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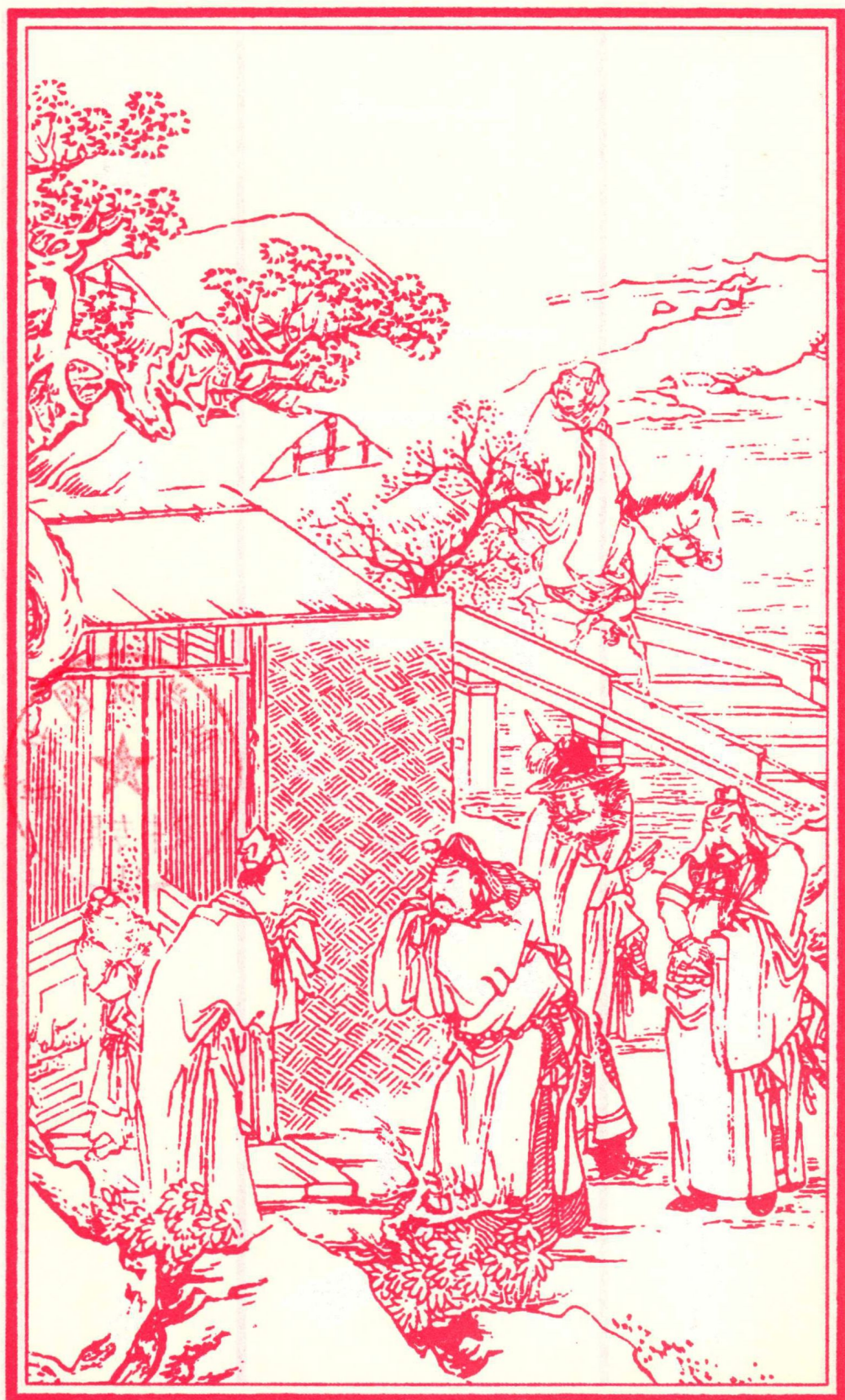
全四卷 第二卷

二国演义

《中国书籍国学馆》编委会 编



中国书籍出版社
China Book Press



斩蔡阳兄弟释疑 会古城主臣聚义



却说关公同孙乾保二嫂向汝南进发，不想夏侯惇领三百余骑，从后追来。孙乾保车仗前行。关公回身勒马按刀问曰：「汝来赶我，有失丞相大度。」夏侯惇曰：「丞相无明文传报，汝于路杀人，又斩吾部将，无礼太甚！我特来擒你，献与丞相发落！」言讫，便拍马挺枪欲斗。

只见后面一骑飞来，大叫：「不可与云长交战！」关公按辔不动。来使于怀中取出公文，谓夏侯惇曰：「丞相敬爱将军忠义，恐于路关隘拦截，故遣某特赍公文，遍行诸处。」惇曰：「关某于路杀把关将士，丞相知否？」来使曰：「此却未知。」惇曰：「我只活捉他去见丞相，待丞相自放他。」关公怒曰：「吾岂惧汝耶！」拍马持刀，直取夏侯惇。惇挺枪来迎。两马相交，战不十合，忽又一骑飞至，大叫：「二将军少歇！」惇停枪回来使曰：「丞相叫擒关某乎？」使者曰：「非也。丞相恐守关诸将阻挡关将军，故又差某驰公文来放行。」惇曰：「丞相知其于路杀人否？」使者曰：「未知。」惇曰：「既未知其杀人，不可放去。」指挥手下军士，将关公围住。关公大怒，舞刀迎战。两个正欲交锋，阵后一人飞马而来，大叫：「云长、元让，休得争战！」众视之，乃张辽也。二人各勒住马。张辽近前言曰：「奉丞相钧旨：因闻知云长斩关某将，恐于路有阻，特差我传谕各处关隘，任便放行。」惇曰：「秦琪是

蔡阳之甥。他将秦琪托付我处，今被关某所杀，怎肯干休？」辽曰：「我见蔡将军，自有分解。既丞相大度，教放云长去，公等不可废丞相之意。」夏侯惇只得将军马约退。辽曰：「云长今欲何往？」关公曰：「闻兄长又不在袁绍处，吾今将遍天下寻之。」辽曰：「既未知玄德下落，且再回见丞相，若何？」关公笑曰：「安有是理！文远回见丞相，幸为我谢罪。」说毕，与张辽拱手而别。于是张辽与夏侯惇领军自回。

关公赶上车仗，与孙乾说知此事。二人并马而行。行了数日，忽值大雨滂沱，行装尽湿。遥望山冈边有一所庄院，关公引着车仗，到彼借宿。庄内一老人出迎。关公具言来意。老人曰：「某姓郭，名常，世居于此。久闻大名，幸得瞻拜。」遂宰羊置酒相待，请二夫人于后堂暂歇。郭常陪关公、孙乾于草堂饮酒。一边烘焙行李，一边喂养马匹。至黄昏时候，忽见一少年，引数人入庄，径上草堂。郭常唤曰：「吾儿来拜将军。」因谓关公曰：「此愚男也。」关公问何来。常曰：「射猎方回。」少年见过关公，即下堂去了。常流泪言曰：「老夫耕读传家，止生此子，不务本业，惟以游猎为事。是家门不幸也！」关公曰：「方今乱世，若武艺精熟，亦可以取功名，何云不幸？」常曰：「他若肯习武艺，便是有志之人。今专务游荡，无所不为：老夫所以忧耳！」关公亦为叹息。

至更深，郭常辞出。关公与孙乾方欲就寝，忽闻后院马嘶人叫。关公急唤从人，却都不应，乃与孙乾提剑往视之。只见郭常之子倒在地上叫唤，从人正与庄客厮打。公问其故。从人曰：「此人来盗赤兔马，被马踢倒。我等闻叫唤之声，起来巡看，庄客们反来厮闹。」公怒曰：「鼠贼焉敢盗吾马！」恰待发作，郭常奔至告曰：「不肖子为此歹事，罪合万死！奈老妻最怜爱此子，乞将军仁慈宽恕！」关公曰：「此子果然不肖，适才老翁所言，真知子莫若父也。我看翁面，且姑恕之。」遂分付从人看好了马，喝散庄客，与孙乾回草堂歇息。

次日，郭常夫妇出拜于堂前，谢曰：「犬子冒渎虎威，深感将军恩恕。」关公令唤出：「我以正言教之。」常曰：「他于四更时分，又引数个无赖之徒，不知何处去了。」关公谢别郭常，奉二嫂上车，出了庄院，与孙乾并马，护着车仗，取山路而行。不及三十里，只见山背后拥出百余人，为首两骑马：前面那人，头裹黄巾，身穿战袍；后面乃郭常之子也。黄巾者曰：「我乃天公将军张角部将也！来者快留下赤兔马，放你过去！」关公大笑曰：「无知狂贼！汝既从张角为盗，亦知刘、关、张兄弟三人名字否？」黄巾者曰：「我只闻赤面长髯者名关云长，却未识其面。汝何人也？」公乃停刀立马，解开须囊，出长髯令视之。其人滚鞍下马，脑揪郭常之子拜献于马前。关公问其姓名。告曰：「某姓裴，名元绍。自张角死后，一向无主，啸聚山林，权于此处藏伏。今早这厮来报：有一客人，骑一匹千里马，在我家投宿。特邀某来劫夺此马。不想却遇将军。」郭常之子拜伏乞命。关公曰：「吾看汝父之面，饶你性

命！郭子抱头鼠窜而去。

公谓元绍曰：「汝不识吾面，何以知吾名？」元绍曰：「离此二十里有一卧牛山。山上有一关西人，姓周，名仓，两臂有千斤之力，板肋虬髯，形容甚伟；原在黄巾张宝部下为将，张宝死，啸聚山林。他多曾与某说将军盛名，恨无门路相见。」关公曰：「绿林中非豪杰托足之处。公等今后可各去邪归正，勿自陷其身。」元绍拜谢。

正说话间，遥望一彪人马来到。元绍曰：「此必周仓也。」关公乃立马待之。果见一人，黑面长身，持枪乘马，引众而至；见了关公，惊喜曰：「此关将军也！」疾忙下马，俯伏道傍曰：「周仓参拜。」关公曰：「壮士何处曾识关某来？」仓曰：「旧随黄巾张宝时，曾识尊颜；恨失身贼党，不得相随。今日幸得拜见。愿将军不弃，收为步卒，早晚执鞭随镫，死亦甘心！」公见其意甚诚，乃谓曰：「汝若随我，汝手下人伴若何？」仓曰：「愿从则俱从；不愿从者，听之可也。」于是众人皆曰：「愿从。」关公乃下马至车前禀问二嫂。甘夫人曰：「叔叔自离许都，于路独行至此，历过多少艰难，未尝要军马相随。前廖化欲相投，叔既却之，今何独容周仓之众耶？我辈女流浅见，叔自斟酌。」公曰：「嫂嫂之言是也。」遂谓周仓曰：「非关某寡情，奈二夫人不从。汝等且回山中，待我寻见兄长，必来相招。」周仓顿首告曰：「仓乃一粗莽之人，失身为盗；今遇将军，如重见天日，岂忍复错过！若以众人相随为不便，可令其尽跟裴元绍去。仓只身步行，跟随将军，虽万里不辞也！」关公再以此言告二嫂。甘夫人曰：「一二人相从，无妨干事。」公乃令周仓拨人伴随裴元绍去。元绍曰：「我亦愿随关将军。」周仓曰：「汝若去时，人伴皆散；且当权时统领。我随关将军去，但有住扎处，便来取你。」元绍怏怏而别。

周仓跟着关公，往汝南进发。行了数日，遥见一座山城。公问土人：「此何处也？」土人曰：「此名古城。数月前有一将军，姓张，名飞，引数十骑到此，将县官逐去，占住古城，招军买马，积草屯粮。今聚有三五千人马，四远无人敢敌。」关公喜曰：「吾弟自徐州失散，一向不知下落，谁想却在此！」乃令孙乾先入城通报，教来迎接二嫂。

却说张飞在芒砀山中，住了月余，因出外探听玄德消息，偶过古城。人县借粮；县官不肯，飞怒，因就逐去县官，夺了县印，占住城池，权且安身。当日孙乾领关公命，入城见飞。施礼毕，具言：「玄德离了袁绍处，投汝南去了。今云长直从许都送二位夫人至此，请将军出迎。」张飞听罢，更不回答，随即披挂持矛上马，引一千余人，径出北门。孙乾惊讶，又不敢问，只得随出城来。关公望见张飞到来，喜不自胜，付刀与周仓接了，拍马来迎。只见张飞圆睁环眼，倒竖虎须，吼声如雷，挥矛向关公便搠。关公大惊，连忙闪过，便叫：「贤弟何故如此？岂忘了桃园结义耶？」飞喝曰：「你既无义，有何面目来与我相见！」关公曰：「我如何无义？」

飞曰：「你背了兄长，降了曹操，封侯赐爵。今又来赚我！我今与你拼个死活！」关公曰：「你原来不知！我也难说。现放着二位嫂嫂在此，贤弟请自问。」二夫人听得，揭帘而呼曰：「三叔何故如此？」飞曰：「嫂嫂住着。且看我杀了负义的人，然后请嫂嫂入城。」甘夫人曰：「二叔因不知你等下落，故暂时栖身曹氏。今知你哥哥在汝南，特不避险阻，送我们到此。三叔休错见了。」糜夫人曰：「二叔向在许都，原出于无奈。」飞曰：「嫂嫂休要被他瞒过了！忠臣宁死而不辱。大丈夫岂有事二主之理！」关公曰：「贤弟休屈了我。」孙乾曰：「云长特来寻将军。」飞喝曰：「如何你也胡说！他那里有好心，必是来捉我！」关公曰：「我若捉你，须带军马来。」飞把手指曰：「兀的不是军马来也！」关公回顾，果见尘埃起处，一彪人马来到。风吹旗号，正是曹军。张飞大怒曰：「今还敢支吾么？」挺丈八蛇矛便搠将来。关公急止之曰：「贤弟且住。你看我斩此来将，以表我真心。」飞曰：「你果有真心，我这里三通鼓罢。便要你斩来将！」关公应诺。须臾，曹军至。为首一将，乃是蔡阳，挺刀纵马大喝曰：「你杀吾外甥秦琪，却原来逃在此！吾奉丞相命，特来拿你！」关公更不打话，举刀便砍。张飞亲自擂鼓。只见一通鼓未尽，关公刀起处，蔡阳头已落地。众军士俱走。关公活捉执认旗的小卒过来，问取来由。小卒告说：「蔡阳闻将军杀了他外甥，十分忿怒，要来河北与将军交战。丞相不肯，因差他往汝南攻刘辟。不想在这里遇着将军。」关公闻言，教去张飞前告说其事。飞将关公在许都时事细问小卒；小卒从头至尾，说了一遍，飞方才信。

正说间，忽城中军士来报：「城南门外有十数骑来的甚紧，不知是甚人。」张飞心中疑虑，便转出南门看时，果见十数骑轻弓短箭而来。见了张飞，滚鞍下马。视之，乃糜竺、糜芳也。飞亦下马相见。竺曰：「自徐州失散，我兄弟二人逃难回乡。使人远近打听，知云长降了曹操，主公在于河北；又闻简雍亦投河北去了。只不知将军在此。昨于路上遇见一伙客人，说有一姓张的将军，如此模样，今据古城。我兄弟度量必是将军，故来寻访。幸得相见！」飞曰：「云长兄与孙乾送二嫂方到，已知哥哥下落。」二糜大喜，同来见关公，并参见二夫人。飞遂迎请二嫂入城。至衙中坐定，二夫人诉说关公历过之事，张飞方才大哭，参拜云长。二糜亦俱伤感。张飞亦自诉别后之事，一面设宴贺喜。

次日，张飞欲与关公同赴汝南见玄德。关公曰：「贤弟可保护二嫂，暂住此城，待我与孙乾先去探听兄长消息。」飞允诺。关公与孙乾引数骑奔汝南来。刘辟、龚都接着，关公便问：「皇叔何在？」刘辟曰：「皇叔到此住了数日，为见军少，复往河北袁本初处商议去了。」关公怏怏不乐。孙乾曰：「不必忧虑。再苦一番驱驰，仍往河北去报知皇叔，同至古城便了。」关公依言，辞了刘辟、龚都，回至古城，与张飞说知此事。张飞便欲同至河北。关公曰：「有此一城，便是我等安身之处，未可轻弃。我还与孙乾同往袁绍

处，寻见兄长，来此相会。贤弟可坚守此城。」飞曰：「兄斩他颜良、文丑，如何去得？」关公曰：「不妨。我到彼当见机而变。」遂唤周仓问曰：「卧牛山裴元绍处，共有多少人马？」仓曰：「约有四五百。」关公曰：「我今抄近路去寻兄长。汝可往卧牛山招此一枝人马，从大路上接来。」仓领命而去。

关公与孙乾只带二十余骑投河北来，将至界首，乾曰：「将军未可轻入，只在此间暂歇。待某先入见皇叔，别作商议。」关公依言，先打发孙乾去了，遥望前村有一所庄院，便与从人到彼投宿。庄内一老翁携杖而出，与关公施礼。公具以实告。老翁曰：「某亦姓关，名定。久闻大名，幸得瞻谒。」遂命二子出见，款留关公，并将从人俱留于庄内。

且说孙乾匹马入冀州见玄德，具言前事。玄德曰：「简雍亦在此间，可暗请来同议。」少顷，简雍至，与孙乾相见毕，共议脱身之计。雍曰：「主公明日见袁绍，只说要往荆州，说刘表共破曹操，便可乘机而去。」玄德曰：「此计大妙！但公能随我去否？」雍曰：「某亦自有脱身之计。」商议已定。次日，玄德人见袁绍，告曰：「刘景升镇守荆襄九郡，兵精粮足，宜与相约，共攻曹操。」绍曰：「吾尝遣使约之，奈彼不肯相从。」玄德曰：「此人是备同宗，备往说之，必无推阻。」绍曰：「若得刘表，胜刘辟多矣。」遂命玄德行。绍又曰：「近闻关云长已离了曹操，欲来河北；吾当杀之，以雪颜良、文丑之恨！」玄德曰：「明公前欲用之，吾故召之。今何又欲杀之耶？且颜良、文丑比之二鹿耳，云长乃一虎也；失二鹿而得一虎，何恨之有？」绍笑曰：「吾实爱之，故戏言耳。」公司再使人召之，令其速来。」玄德曰：「即遣孙乾往召之可也。」绍大喜从之。玄德出，简雍进曰：「玄德此去，必不回矣。某愿与偕往：一则同说刘表，二则监住玄德。」绍然其言，便命简雍与玄德同行。郭图谏绍曰：「刘备前去说刘辟，未见成事；今又使与简雍同往荆州，必不返矣。」绍曰：「汝勿多疑，简雍自有见识。」郭图嗟呀而出。却说玄德先命孙乾出城，回报关公；一面与简雍辞了袁绍，上马出城。行至界首，孙乾接着，同往关定庄上。关公迎门接拜，执手啼哭不止。关定领二子拜于草堂之前。玄德问其姓名。关公曰：「此人与弟同姓，有二子：长子关宁，学文；次子关平，学武。」关定曰：「今愚意欲遣次子跟随关将军，未识肯容纳否？」玄德曰：「年几何矣？」定曰：「十八岁矣。」玄德曰：「既蒙长者厚意，吾弟尚未有子，今即以贤郎为子，若何？」关定大喜，便命关平拜关公为父，呼玄德为伯父。玄德恐袁绍追之，急收拾起行。关平随着关公，一齐起身。关定送了一程自回。关公教取路往卧牛山来。正行间，忽见周仓引数十人带伤而来。关公引他见了玄德。问其何故受伤，仓曰：「某未至卧牛山之前，先有一将单骑而来，与裴元绍交锋，只一合，刺死裴元绍，尽数招降人伴，占住山寨。仓到彼招诱人伴时，止有这几个过来，余者俱惧怕，不敢擅离。仓不忿，与那将交战，被他连胜数次，身中三枪。因此来报主公。」玄德曰：「此人怎生模样？姓甚名谁？」仓曰：「极其雄

壮，不知姓名。」于是关公纵马当先，玄德在后，径投卧牛山来。周仓在山下叫骂，只见那将全副披挂，持枪骤马，引众下山。玄德早挥鞭出马大叫曰：「来者莫非子龙否？」那将见了玄德，滚鞍下马，拜伏道旁。原来果然是赵子龙。玄德、关公俱下马相见，问其何由至此。云曰：「云自别使君，不想公孙瓒不听人言，以致兵败自焚，袁绍屡次招云，云想绍亦非用人之人，因此未往。后欲至徐州投使君，又闻徐州失守，云长已归曹操，使君又在袁绍处。云几番欲来相投，只恐袁绍见怪。四海飘零，无容身之地。前偶过此处，适遇裴元绍下山来欲夺吾马，云因杀之，借此安身。近闻翼德在古城，欲往投之，未知真实。今幸得遇使君！」玄德大喜，诉说从前之事。关公亦诉前事。玄德曰：「吾初见子龙，便有留恋不舍之情。今幸得相遇！」云曰：「云奔走四方，择主而事，未有如使君者。今得相随，大称平生。虽肝脑涂地，无恨矣。」当日就烧毁山寨，率领人众，尽随玄德前赴古城。张飞、糜竺、糜芳迎接入城，各相拜诉。二夫人具言云长之事，玄德感叹不已。于是杀牛宰马，先拜谢天地，然后遍劳诸军。玄德见兄弟重聚，将佐无缺，又新得了赵云，关公又得了关平、周仓二人，欢喜无限，连饮数日。后人有诗赞之曰：

当时手足似瓜分，信断音稀杳不闻。今日君臣重聚义，正如龙虎会风云。

时玄德、关、张、赵云、孙乾、简雍、糜竺、糜芳、关平、周仓部领马步军校共四五百人。玄德欲弃了古城去守汝南，恰好刘辟、龚都差人来请。于是遂起军往汝南驻扎，招军买马，徐图征进，不在话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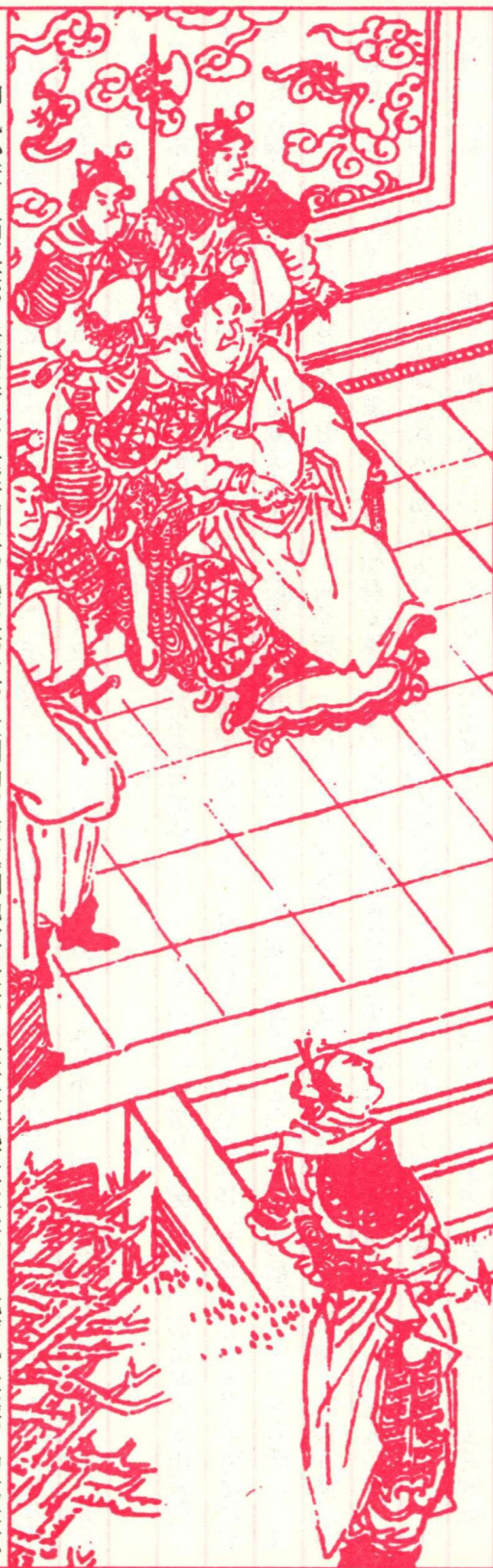
且说袁绍见玄德不回，大怒，欲起兵伐之。郭图曰：「刘备不足虑。曹操乃劲敌也，不可不除。刘表虽据荆州，不足为强。江东孙伯符威镇三江，地连六郡，谋臣武士极多，可使人结之，共攻曹操。」绍从其言，即修书遣陈震为使，来会孙策。正是：

只因河北英雄去，引出江东豪杰来。

未知其事如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第〇二九回

小霸王怒斩于吉 碧眼儿坐领江东



却说孙策自霸江东，兵精粮足。建安四年，袭取庐江，败刘勋，使虞翻驰檄豫章，豫章太守华歆投降。自此声势大振，乃遣张纮往许昌上表献捷。曹操知孙策强盛，叹曰：「狮子难与争锋也！」遂以曹仁之女许配孙策幼弟孙匡，两家结婚。留张纮在许昌。孙策求为大司马，曹操不许。策恨之，常有袭许都之心。于是吴郡太守许贡，乃暗遣使赴许都上书于曹操。其略曰：

孙策骁勇，与项籍相似。朝廷宜外示荣宠，召还京师；不可使居外镇，以为后患。

使者齎书渡江，被防江将士所获，解赴孙策处。策观书大怒，斩其使，遣人假意请许贡议事。贡至，策出书示之，叱曰：「汝欲送我于死地耶！」命武士绞杀之。贡家属皆逃散。有家客三人，欲为许贡报仇，恨无其便。一日，孙策引军会猎于丹徒之西山，赶起一大鹿，策纵马上山逐之。正赶之间，只见树林之内有三个人持枪带弓而立。策勒马问曰：「汝等何人？」答曰：「乃韩当军士也。在此射鹿。」策方举辔欲行，一人拈枪望策左腿便刺。策大惊，急取佩剑从马上砍去，剑刃忽坠，止存剑靶在手。一人早拈弓搭箭射来，正中孙策面颊。策就拔面上箭，取弓回射放箭之人，应弦而倒。那二人举枪向孙策乱搦，大叫曰：「我等是许贡家客，特来为主人报仇！」策别无器械，只以弓拒之，且拒且走。二人死战不退。策身被数枪，马亦带伤。正危急之时，程普引数人至。孙策大叫：

「杀贼！」程普引众齐上，将许贡家客砍为肉泥。看孙策时，血流满面，被伤至重，乃以刀割袍，裹其伤处，救回吴会养病。后人有诗赞许家三客曰：

孙郎智勇冠江湄，射猎山中受困危。许客三人能死义，杀身豫让未为奇。

却说孙策受伤而回，使人寻请华佗医治。不想华佗已往中原去了，止有徒弟在吴，命其治疗。其徒曰：「箭头有药，毒已入骨。须静养百日，方可无虞。若怒气冲激，其疮难治。」孙策为人最是性急，恨不得即日便愈。将息到二十余日，忽闻张纮有使者自许昌回，策唤问之。使者曰：「曹操甚惧主公，其帐下谋士，亦俱敬服；惟有郭嘉不服。」策曰：「郭嘉曾有何说？」使者不敢言。策怒，固问之。使者只得从实告曰：「郭嘉曾对曹操言主公不足惧也；轻而无备，性急少谋，乃匹夫之勇耳，他日必死于小人之手。」策闻言，大怒曰：「匹夫安敢料吾！吾誓取许昌！」遂不待疮愈，便欲商议出兵。张昭谏曰：「医者戒主公百日休动，今何因一时之忿，自轻万金之躯？」正话间，忽报袁绍遣使陈震至。策唤人问之。震具言袁绍欲结东吴为外应，共攻曹操。策大喜，即日会诸将于城楼上，设宴款待陈震。饮酒之间，忽见诸将互相耳语，纷纷下楼。策怪问何故，左右曰：「有于神仙者，今从楼下过，诸将欲往拜之耳。」策起身凭栏观之，见一道人，身披鹤氅，手携藜杖，立于当道，百姓俱焚香伏道而拜。策怒曰：「是何妖人？快与我擒来！」左右告曰：「此人姓于，名吉，寓居东方，往来吴会，普施符水，救人万病，无有不验。当世呼为神仙，未可轻渎。」策愈怒，喝令：「速速擒来！违者斩！」

左右不得已，只得下楼，拥于吉至楼上。策叱曰：「狂道怎敢煽惑人心！」于吉曰：「贫道乃琅琊宫道士，顺帝时曾入山采药，得神书于阳曲泉水上，号曰《太平青领道》，凡百余卷，皆治人疾病方术。贫道得之，惟务代天宣化，普救万人，未曾取人毫厘之物，安得煽惑人心？」策曰：「汝毫不取人，衣服饮食，从何而得？汝即黄巾张角之流，今若不诛，必为后患！」叱左右斩之。张昭谏曰：「于道人在江东数十年，并无过犯，不可杀害。」策曰：「此等妖人，吾杀之，何异屠猪狗！」众官皆苦谏，陈震亦劝。策怒未息，命且囚于狱中。众官俱散。陈震自归馆驿安歇。孙策归府，早有内侍传说此事与策母吴太夫人知道。夫人唤孙策入后堂，谓曰：「吾闻汝将于神仙下于縲绁。此人多曾医人疾病，军民敬仰，不可加害。」策曰：「此乃妖人，能以妖术惑众，不可不除！」夫人再三劝解。策曰：「母亲勿听外人妄言，儿自有区处。」乃出唤狱吏取于吉来问。原来狱吏皆敬信于吉，吉在狱中时，尽去其枷锁；及策唤取，方带枷锁而出。策访知大怒，痛责狱吏，仍将于吉械系下狱。张昭等数十人，连名作状，拜求孙策，乞保于神仙。策曰：「公等皆读书人，何不大理？昔交州刺史张津，听信邪教，鼓瑟焚香，常以红帕裹头，自称可助出军之威，后竟为敌军所杀。此等事

甚无益，诸君自未悟耳。吾欲杀于吉，正思禁邪觉迷也。」

吕范曰：「某素知于道人能祈风祷雨。方今天旱，何不令其祈雨以赎罪？」策曰：「吾且看此妖人若何。」遂命于狱中取出于吉，开其枷锁，令登坛求雨。吉领命，即沐浴更衣，取绳自缚于烈日之中。百姓观者，填街塞巷。于吉谓众人曰：「吾求三尺甘霖，以救万民，然我终不免一死。」众人曰：「若有灵验，主公必然敬服。」于吉曰：「气数至此，恐不能逃。」少顷，孙策亲至坛中下令：「若午时无雨，即焚死于吉。」先令人堆积干柴伺候。将及午时，狂风骤起。风过处，四下阴云渐合。策曰：「时已近午，空有阴云，而无甘雨，正是妖人！」叱左右将于吉扛上柴堆，四下举火，焰随风起。忽见黑烟一道，冲上空中，一声响亮，雷电齐发，大雨如注。顷刻之间，街市成河，溪涧皆满，足有三尺甘雨。于吉仰卧于柴堆之上，大喝一声，云收雨住，复见太阳。于是众官及百姓，共将于吉扶下柴堆，解去绳索，再拜称谢。孙策见官民俱罗拜于水中，不顾衣服，乃勃然大怒，叱曰：「晴雨乃天地之定数，妖人偶乘其便，你等何得如此惑乱！」掣宝剑令左右速斩于吉。众官力谏，策怒曰：「尔等皆欲从于吉造反耶！」众官乃不敢复言。策叱武士将于吉一刀斩头落地。只见一道青气，投东北去了。策命将其尸号令于市，以正妖妄之罪。

是夜风雨交作，及晓，不见了于吉尸首。守尸军士报知孙策。策怒，欲杀守尸军士。忽见一人，从堂前徐步而来，视之，却是于吉。策大怒，正欲拔剑斫之，忽然昏倒于地。左右急救人卧内，半晌方苏。吴太夫人来视疾，谓策曰：「吾儿屈杀神仙，故招此祸。」策笑曰：「儿自幼随父出征，杀人如麻，何曾有为祸之理？今杀妖人，正绝大祸，安得反为我祸？」夫人曰：「因汝不信，以致如此；今可作好事以禳之。」策曰：「吾命在天，妖人决不能为祸。何必禳耶！」夫人料劝不信，乃自令左右暗修善事禳解。是夜二更，策卧于内宅，忽然阴风骤起，灯灭而复明。灯影之下，见于吉立于床前。策大喝曰：「吾平生誓诛妖妄，以靖天下！汝既为阴鬼，何敢近我！」取床头剑掷之，忽然不见。吴太夫人闻之，转生忧闷。策乃扶病强行，以宽母心。母谓策曰：「圣人云：『鬼神之为德，其盛矣乎！』」又云：「祷尔于上下神祇。」鬼神之事，不可不信。汝屈杀于先生，岂无报应？吾已令人设醮于郡之玉清观内，汝可亲往拜祷，自然安妥。」

策不敢违母命，只得勉强乘轿至玉清观。道士接入，请策焚香，策焚香而不谢。忽香炉中烟起不散，结成一座华盖，上面端坐着于吉。策怒，唾骂之；走离殿宇，又见于吉立于殿门首，怒目视策。策顾左右曰：「汝等见妖鬼否？」左右皆云未见。策愈怒，拔佩剑望于吉掷去，一人中剑而倒。众视之，乃前日动手杀于吉之小卒，被剑斫入脑袋，七窍流血而死。策命扛出葬之。比及出观，又见于吉走入观门来。策曰：「此观亦藏妖之所也！」遂坐于观前，命武士五百人拆毁之。武士方上屋揭瓦，却见于吉立于屋上，飞

瓦掷地。策大怒，传令逐出本观道士，放火烧毁殿宇。火起处，又见于吉立于火光之中。策怒归府，又见于吉立于府门前。策乃不入府，随点起三军，出城外下寨，传唤众将商议，欲起兵助袁绍夹攻曹操。众将俱曰：「主公玉体违和，未可轻动。且待平愈，出兵未迟。」是夜孙策宿于寨内，又见于吉披发而来。策于帐中叱喝不绝。次日，吴太夫人传命，召策回府。策乃归见其母。夫人见策形容憔悴，泣曰：「儿失形矣！」策即引镜自照，果见形容十分瘦损，不觉失惊，顾左右曰：「吾奈何憔悴至此耶！」言未已，忽见于吉立于镜中。策拍镜大叫一声，金疮迸裂，昏绝于地。夫人令扶入卧内。须臾苏醒，自叹曰：「吾不能复生矣！」

随召张昭等诸人，及弟孙权，至卧榻前，嘱付曰：「天下方乱，以吴越之众，三江之固，大可有为。子布等幸善相吾弟。」乃取印绶与孙权曰：「若举江东之众，决机于两阵之间，与天下争衡，卿不如我；举贤任能，使各尽力以保江东，我不如卿。卿宜念父兄创业之艰难，善自图之！」权大哭，拜受印绶。策告母曰：「儿天年已尽，不能奉慈母。今将印绶付弟，望母朝夕训之。父兄旧人，慎勿轻怠。」母哭曰：「恐汝弟年幼，不能任大事，当复如何？」策曰：「弟才胜儿十倍，足当大任。倘内事不决，可问张昭；外事不决，可问周瑜。恨周瑜不在此，不得面嘱之也！」又唤诸弟嘱曰：「吾死之后，汝等并辅仲谋。宗族中敢有生异心者，众共诛之；骨肉为逆，不得人祖坟安葬。」诸弟泣受命。又唤妻乔夫人谓曰：「吾与汝不幸中途相分，汝须孝养尊姑。早晚汝妹人见，可嘱其转致周郎，尽心辅佐吾弟，休负我平日相知之雅。」言訖，瞑目而逝。年止二十六岁。后人有诗赞曰：

独战东南地，人称小霸王。运筹如虎踞，决策似鹰扬。威镇三江靖，名闻四海香。临终遗大事，专意属周郎。

孙策既死，孙权哭倒于床前。张昭曰：「此非将军哭时也。宜一面治丧事，一面理军国大事。」权乃收泪。张昭令孙静理会丧事，请孙权出堂，受众文武谒贺。孙权生得方颐大口，碧眼紫髯。昔汉使刘琬入吴，见孙家诸昆仲，因语人曰：「吾遍观孙氏兄弟，虽各才气秀达，然皆碌碌不终。惟仲谋形貌奇伟，骨格非常，乃大贵之表，又享高寿，众皆不及也。」

且说当时孙权承孙策遗命，掌江东之事。经理未定，人报周瑜自巴丘提兵回吴。权曰：「公瑾已回，吾无忧矣。」原来周瑜守御巴丘。闻知孙策中箭被伤，因此回来问候；将至吴郡，闻策已亡，故星夜来奔丧。当下周瑜哭拜于孙策灵柩之前。吴太夫人出，以遗嘱之语告瑜，瑜拜伏于地曰：「敢不效犬马之力，继之以死！」少顷，孙权入。周瑜拜见毕，权曰：「愿公无忘先兄遗命。」瑜顿首曰：「愿以肝脑涂地，报知己之恩。」权曰：「今承父兄之业，将何策以守之？」瑜曰：「自古得人者昌，失人者亡。为今之计，须求高明远见之人为辅，然后江东可定也。」权曰：「先兄遗言：内事托子布，外事全赖公瑾。」瑜曰：「子布贤达之士，足当大任。瑜不才，恐负倚托之重，愿荐一人以辅将军。」权问何人。瑜曰：「姓鲁，名肃，字子敬，临淮东川人也。此人胸怀韬略，腹隐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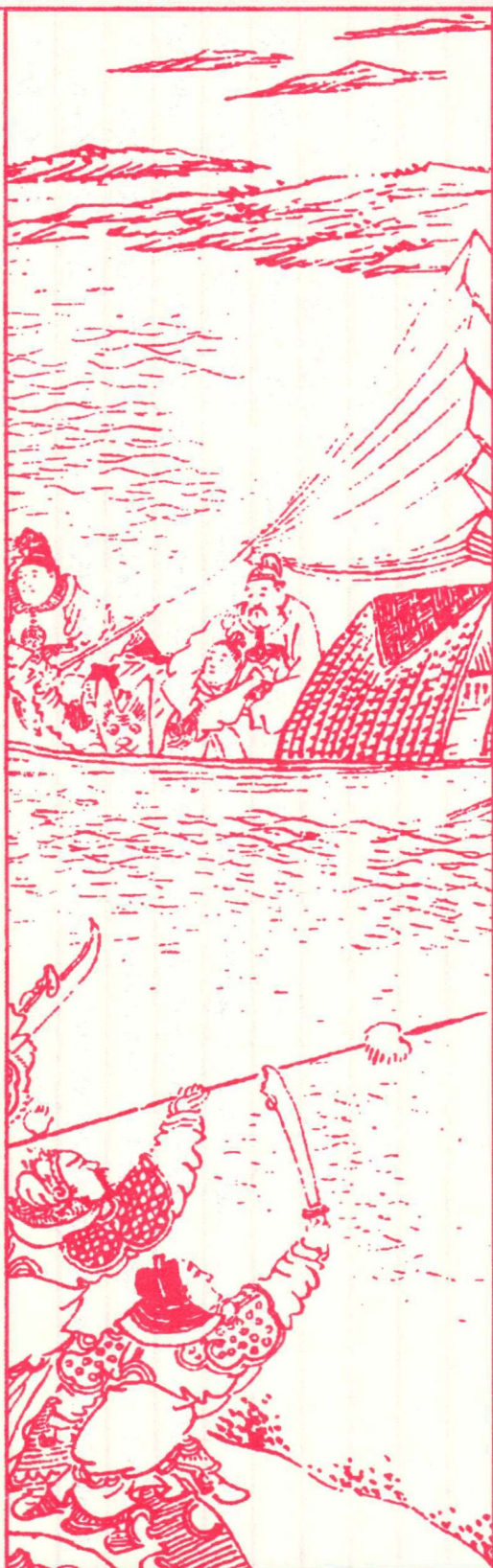
机谋。早年丧父，事母至孝。其家极富，尝散财以济贫乏。瑜为居巢长之时，将数百人过临淮，因乏粮，闻鲁肃家有两困米，各三千斛，因往求助。肃即指一困相赠，其慷慨如此。平生好击剑骑射，寓居曲阿。祖母亡，还葬东城。其友刘子扬欲约彼往巢湖投郑宝，肃尚踌躇未往。今主公可速召之。』权大喜，即命周瑜往聘。瑜奉命亲往，见肃叙礼毕，具道孙权相慕之意。肃曰：「近刘子扬约某往巢湖，某将就之。』瑜曰：「昔马援对光武云：当今之世，非但君择臣，臣亦择君。今吾孙将军亲贤礼士，纳奇录异，世所罕有。足下不须他计，只同我往投东吴为是。』肃从其言，遂同周瑜来见孙权。权甚敬之，与之谈论，终日不倦。一日，众官皆散，权留鲁肃共饮，至晚同榻抵足而卧。夜半，权问肃曰：「方今汉室倾危，四方纷扰；孤承父兄余业，思为桓、文之事，君将何以教我？』肃曰：「昔汉高祖欲尊事义帝而不获者，以项羽为害也。今之曹操可比项羽，将军何由得为桓、文乎？肃窃料汉室不可复兴，曹操不可卒除。为将军计，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。今乘北方多务，剿除黄祖，进伐刘表，竟长江所极而据守之；然后建号帝王，以图天下：此高祖之业也。』权闻言大喜，披衣起谢。次日厚赠鲁肃，并将衣服帷帐等物赐肃之母。肃又荐一人见孙权：此人博学多才，事母至孝；覆姓诸葛，名瑾，字子瑜，琅琊南阳人也。权拜之为上宾。瑾劝权勿通袁绍，且顺曹操，然后乘便图之。权依言，乃遣陈震回，以书绝袁绍。

却说曹操闻孙策已死，欲起兵下江南。侍御史张纮谏曰：「乘人之丧而伐之，既非义举；若其不克，弃好成仇：不如因而善遇之。』操然其说，乃即奏封孙权为将军，兼领会稽太守；即令张纮为会稽都尉，赍印往江东。孙权大喜，又得张纮回吴，即命与张昭同理政事。张纮又荐一人于孙权：此人姓顾，名雍，字元叹，乃中郎蔡邕之徒；其为人少言语，不饮酒，严厉正大。权以为丞，行太守事。自是孙权威震江东，深得民心。且说陈震回见袁绍，具说：「孙策已亡，孙权继立。曹操封之为将军，结为外应矣。』袁绍大怒，遂起冀、青、幽、并等处人马七十余万，复来攻取许昌。正是：

江南兵革方休息，冀北干戈又复兴。

未知胜负若何，且听下文分解。

战官渡本初败绩 劫乌巢孟德烧粮



却说袁绍兴兵，望官渡进发。夏侯惇发书告急。曹操起军七万，前往迎敌，留荀彧守许都。绍兵临发，田丰从狱中上书谏曰：「今且宜静守以待天时，不可妄兴大兵，恐有不利。」逢纪谮曰：「主公兴仁义之师，田丰何得出此不祥之语！」绍因怒，欲斩田丰。众官告免。绍恨曰：「待吾破了曹操，明正其罪！」遂催军进发，旌旗遍野，刀剑如林。行至阳武，下定寨栅。沮授曰：「我军虽众，而勇猛不及彼军；彼军虽精，而粮草不如我军。彼军无粮，利在急战；我军有粮，宜且缓守。若能旷以日月，则彼军不战自败矣。」绍怒曰：「田丰慢我军心，吾回日必斩之。汝安敢又如此！」叱左右：「将沮授锁禁军中，待我破曹之后，与田丰一体治罪！」于是下令，将大军七十万，东西南北，周围安营，连络九十余里。

细作探知虚实，报至官渡。曹军新到，闻之皆惧。曹操与众谋士商议。荀攸曰：「绍军虽多，不足惧也。我军俱精锐之士，无一以当十。但利在急战。若迁延日月，粮草不敷，事可忧矣。」操曰：「所言正合吾意。」遂传令军将鼓噪而进。绍军来迎，两边排成阵势。审配拨弩手一万，伏于两翼；弓箭手五千，伏于门旗内；约炮响齐发。三通鼓罢，袁绍金盔金甲，锦袍玉带，立马阵前。左右排列着张郃、高览、韩猛、淳于琼等诸将。旌旗节钺，甚是严整。曹阵上门旗开处，曹操出马。许诸、张辽、徐晃、李典等，各

持兵器，前后拥卫。曹操以鞭指袁绍曰：「吾于天子之前，保奏你为大将军，今何故谋反？」绍怒曰：「汝托名汉相，实为汉贼！罪恶弥天，甚于莽、卓，乃反诬人造反耶！」操曰：「吾今奉诏讨汝！」绍曰：「吾奉衣带诏讨贼！」操怒，使张辽出战。张郃跃马来迎。二将斗了四五十合，不分胜负。曹操见了，暗暗称奇。许褚挥刀纵马，直出助战。高览挺枪接住。四员将捉对儿厮杀。曹操令夏侯惇、曹洪，各引三千军，齐冲彼阵。审配见曹军来冲阵，便令放起号炮：两下万弩并发，中军内弓箭手一齐拥出阵前乱射。曹军如何抵敌，望南急走。袁绍驱兵掩杀，曹军大败，尽退至官渡。

袁绍移军逼近官渡下寨。审配曰：「今可拨兵十万守官渡，就曹操寨前筑起土山，令军人下视寨中放箭。操若弃此而去，吾得此隘口，许昌可破矣。」绍从之，于各寨内选精壮军人，用铁锹土担，齐来曹操寨边，垒土成山。曹营内见袁军堆筑土山，欲待出去冲突，被审配弓弩手当住咽喉要路，不能前进。十日之内，筑成土山五十余座，上立高橧，分拨弓弩手于其上射箭。曹军大惧，皆顶着遮箭牌守御。土山上一声梆子响处，箭下如雨。曹军皆蒙楯伏地，袁军呐喊而笑。

曹操见军慌乱，集众谋士问计。刘晔进曰：「可作发石车以破之。」操令晔进车式，连夜造发石车数百乘，分布营墙内，正对着土山上云梯。候弓箭手射箭时，营内一齐拽动石车，炮石飞空，往上乱打。人无躲处，弓箭手死者无数。袁军皆号其车为「霹雳车」。由是袁军不敢登高射箭。审配又献一计：令军人用铁锹暗打地道，直透曹营内，号为「掘子军」。曹兵望见袁军于山后掘土坑，报知曹操。操又问计于刘晔。晔曰：「此袁军不能攻明而攻暗，发掘伏道，欲从地下透营而入耳。」操曰：「何以御之？」晔曰：「可绕营掘长堑，则彼伏道无用也。」操连夜差军掘堑。袁军掘伏道到堑边，果不能入，空费军力。

却说曹操守官渡，自八月起，至九月终，军力渐乏，粮草不继。意欲弃官渡退回许昌，迟疑未决，乃作书遣人赴许昌问荀彧。或以书报之。书略曰：

承尊命，使决进退之疑。愚以袁绍悉众聚于官渡，欲与明公决胜负，公以至弱当至强，若不能制，必为所乘：是天下之大机也。绍军虽众，而不能用；以公之神武明哲，何向而不济！今军实虽少，未若楚、汉在荥阳、成皋间也。公今画地而守，扼其喉而使之不能进，情见势竭，必将有变。此用奇之时，断不可失。惟明公裁察焉。

曹操得书大喜，令将士效力死守。绍军约退三十余里，操遣将出营巡哨。有徐晃部将史涣获得袁军细作，解见徐晃。晃问其军中虚实。答曰：「早晚大将韩猛运粮至军前接济，先令我等探路。」徐晃便将此事报知曹操。荀彧曰：「韩猛匹夫之勇耳。若遣一人引轻骑数千，从半路击之，断其粮草，绍军自乱。」操曰：「谁人可往？」彧曰：「即遣徐晃可也。」操遂差徐晃将带史涣并所部兵先

出，后使张辽、许褚引兵救应。当夜韩猛押粮车数千辆，解赴绍寨。正走之间，山谷内徐晃、史涣引军截住去路。韩猛飞马来战，徐晃接住厮杀。史涣便杀散人夫，放火焚烧粮车。韩猛抵当不住，拨回马走。徐晃催军烧尽辎重。袁绍军中，望见西北上火起，正惊疑间，败军报来：「粮草被劫！」绍急遣张郃、高览去截大路，正遇徐晃烧粮而回，恰欲交锋，背后张辽、许诸军到。两下夹攻，杀散袁军，四将合兵一处，回官渡寨中。曹操大喜，重加赏劳。又分军于寨前结营，为犄角之势。

却说韩猛败军还营，绍大怒，欲斩韩猛，众官劝免。审配曰：「行军以粮食为重，不可不用心提防。鸟巢乃屯粮之处，必得重兵守之。」袁绍曰：「吾筹策已定。汝可回邺都监督粮草，休教缺乏。」审配领命而去。袁绍遣大将淳于琼、部领督将眭元进、韩莒子、吕威璜、赵睿等，引二万人马，守鸟巢。那淳于琼性刚好酒，军士多畏之；既至鸟巢，终日与诸将聚饮。且说曹操军粮告竭，急发使往许昌教荀彧作速措办粮草，星夜解赴军前接济。使者赍书而往，行不上三十里，被袁军捉住，缚见谋士许攸。那许攸字子远，少时曾与曹操为友，此时却在袁绍处为谋士。当下搜得使者所赍曹操催粮书信，径来见绍曰：「曹操屯军官渡，与我相持已久，许昌必空虚；若分一军星夜掩袭许昌，则许昌可拔，而操可擒也。今操粮草已尽，正可乘此机会，两路击之。」绍曰：「曹操诡计极多，此书乃诱敌之计也。」攸曰：「今若不取，后将反受其害。」正话间，忽有使者自邺郡来，呈上审配书。书中先说运粮事；后言许攸在冀州时，尝滥受民间财物，且纵令子侄辈多科税，钱粮入己，今已收其子侄下狱矣。绍见书大怒曰：「滥行匹夫！尚有面目于吾前献计耶！汝与曹操有旧，想今亦受他财贿，为他作奸细，唆赚吾军耳！本当斩首，今权且寄头在项！可速退出，今后不许相见！」许攸出，仰天叹曰：「忠言逆耳，竖子不足与谋！吾子侄已遭审配之害，吾何颜复见冀州之人乎！」遂欲拔剑自刎。左右夺剑劝曰：「公何轻生至此？袁绍不纳直言，后必为曹操所擒。公既与曹公有旧，何不弃暗投明？」只这两句言语，点醒许攸；于是许攸径投曹操。后人诗叹曰：

本初豪气盖中华，官渡相持枉叹嗟。若使许攸谋见用，山河争得属曹家？

却说许攸暗步出营，径投曹寨，伏路军人拿住。攸曰：「我是曹丞相故友，快与我通报，说南阳许攸来见。」军士忙报入寨中。时操方解衣歇息，闻说许攸私奔到寨，大喜，不及穿履，跣足出迎，遥见许攸，抚掌欢笑，携手共入，操先拜于地。攸慌扶起曰：「公乃汉相，吾乃布衣，何谦恭如此？」操曰：「公乃操故友，岂敢以名爵相上下乎！」攸曰：「某不能择主，屈身袁绍，言不听从，今特弃之来见故人。愿赐收录。」操曰：「子远肯来，吾事济矣！愿即教我以破绍之计。」攸曰：「吾曾教袁绍以轻骑乘虚袭许都，首尾相攻。」操大惊曰：「若袁绍用子言，吾事败矣。」攸曰：「公今军粮尚有何？」操曰：「可支一年。」攸笑曰：